

唐代边塞诗中“孤城”意象对戍边孤独感的集中表达

徐飞

(华中师范大学)

摘要:唐代边塞诗里“孤城”意象凭借凝练且具张力的特质,展现戍边将士的精神状态与内心纠葛。诗人描摹荒凉环境、边地空间与军事场景,“孤城”化作地理实体与精神符号,映现远离故土、久守边疆的孤寂与凄冷。文本之中,“孤城”多与寒风、落日、羌笛等意象相融,加深情感的厚度与维度,形成独有的边塞诗审美氛围,是解读唐代边塞诗情感内核的关键路径。

关键词:边塞诗;孤城意象;戍边孤独;空间书写;情感表达

引言:

苍茫边地与冷寂城郭构筑起唐代边塞诗的核心审美空间,“孤城”意象在其中极具辨识度。诗人以简约笔墨勾勒广袤边境景致,把个人心绪汇入壮阔的历史与地理语境,孤独感由此在视觉与心理维度铺展。“孤城”是防御体系内的关键据点,承载着戍边将士的精神依托,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,映照出边地生活的本真样貌。探析这一意象,可明晰边塞诗借空间符号完成情感汇聚,读懂唐代诗歌里个体体验与时代环境的多元关联。

一、孤城意象的生成与边地空间构建

(一)边塞环境中的城郭形象呈现

唐代边塞诗里的“孤城”非简单城池描摹,是边地自然环境、军事区位与诗人主观感受交融形成的综合意象。边塞地区多属高寒、荒漠、戈壁或山川阻隔区域,地理条件自带辽远、空旷、肃杀的空间特质,这般地貌里,城郭多以孤兀清简的形态入诗,构筑起“广大荒原—单一城池”的空间对比。这般对比加深城池的孤悬特质,城池担负边防驻守的实际作用,化作边地生存状态的外在表征。诗人依托空间书写,将城郭融入落日、风沙、寒月等环境元素,勾勒出鲜明的边疆场景特质。

从意象构成来看,“孤城”兼具地理实体与审美符号双重属性,具备极强感染力。城郭本为秩序、守御与聚居的代表,边塞诗语境下,城池多坐落于人烟稀少、补给匮乏、交通隔绝的边缘区域,特殊区位让城池从“防御中心”转为“孤立节点”。诗歌提炼城门、雉堞、烽燧、营垒等细节,丰富画面表现力,让边地城郭展现出冷峻、凝练的视觉观感。“孤城”是边塞空间叙事的核心载体,以凝缩的艺术形式,直指戍守生活依附的现实场域,为孤独情绪的铺陈筑牢根基。

(二)军事语境下的空间封闭特征

“孤城”意象在唐代边塞诗中集中传递戍边孤独感,依托的是所处军事语境自带的封闭特质。边地城池多为防御体系里的前沿据点,承担驻军、警戒、军情传递与外敌抵御的职责,这般功能属性划定城池不属于开放式生活场景,而是戒备森严的军事单元。城墙、关隘、烽火台等建筑搭建出清晰的边界体系,割裂城内与城外的空间关联。戍边者依托城池获取临时安稳,也承受着空间带来的无形束缚,行动、社交与日常节奏均受军令与空间边界管控,“城”自带封闭的本质特征。

封闭感不只停留于物理形态,还融入人物的心理构建过程,长久驻守拉开将士与家园、亲族及中原文化空间的距离,边塞城池成为阻隔情感联结的中间载体。诗歌反复借助夜巡、戍鼓、角声、烽烟等军事意象,烘托出压抑静寂的环境氛围,放大封闭空间里的精神压抑感。长久戍守、归期无定的处境里,城池跳出军事防线节点的定位,化作禁锢个体生命感受的象征空间。“孤城”承载的不只是守边的真实境况,更是战争环境里个体存在感被挤压后的孤寂心境,空间封闭性为戍边孤独感的集中形成提供了核心支撑。

(三)诗歌语言中的孤城视觉塑造

“孤城”意象的艺术力量,多源自诗歌语言对视觉效果凝练处理,唐代边塞诗注重意象组合与画面搭建,诗人选用具张力的字词,将城池安放于边地特色景观内,读者可借有限文字获取清晰的空间感受。高、远、寒、暗、空等视觉特质,依托落日、黄云、大漠、绝塞、寒山等景物逐层铺展,构筑冷调的审美氛围。此氛围内,城池弃宏伟形态,以孤立、渺小、静寂的特质打动人心。文本留白的表达技法释放作用,诗人舍弃繁杂描摹,以单座城影勾勒广袤天地,彰显“以小见大”的艺术构架。

“孤城”的视觉刻画依托多重表现手法配合完成，修辞运用上形成独特机制，对比、映衬与空间透视构成常用的表达路径。辽阔背景与单体城郭相互搭配，放大城池孤悬的状态；动态景致与静态城影彼此交织，加固城池沉默凝固的特质。诗歌语言调动色彩、距离与方位感知，为“孤城”勾勒出清晰的视觉审美形态。这类语言建构跳出景物复刻的层面，借视觉意象完成情感的转化，将戍边者的寂寞、警惕与苍凉藏于景致之中。

二、孤城书写中的戍边孤独体验

（一）远离故土的心理隔绝

唐代边塞诗里的戍边书写，多以空间阻隔映照人物内心的精神疏离，“孤城”是这类心理隔绝最凝练的意象载体。边地与中原在地理间距、文化气息与生活节奏上的明显差别，让戍卒长久处在异域化的生存境况中。故土从可归返的现实场所，慢慢演变为记忆里的情感核心。诗人在这样的语境中刻画“孤城”，不只是勾勒城池位置的荒远，还借其展现人物脱离原有社会关系后的孤独境遇。过往的亲缘牵绊、乡土归属与日常往来难以维系，戍边者只能在封闭单调的边地生活里维系脆弱的心理状态，这般境况加深了主体的离散与悬置心绪。

接受美学与情感结构视角下，远离故土催生的心理隔绝具备延续性与累积性，戍边者经历的并非短时离乡，而是长期脱离熟悉生活环境后的身份游移。边塞诗中反复出现的望乡、忆家、思归等心绪，不只是简单的情感流露，也是主体认同危机的诗意表达。“孤城”化作情感投射的中间空间，让个体内心的空虚感拥有具象化的呈现形式。城内有往来人群与军旅规制，却难以真正消除精神层面的孤立无依。诗歌依托这类空间与心理的同构关联，把戍边孤独从个体感触升华为普适性的生命体验，让“孤城”意象在边塞诗中拥有饱满的抒情张力与人格化特质。

（二）时间延宕与归期无望的情绪积累

边塞诗中的孤独感不单由空间距离催生，还与时间经验的异常拉长存在紧密关联。戍边生活缺少清晰的归返节点，军令、战事、边防形势都会持续推迟归期，将士长久陷入等待却无结果的心理状态^[2]。这类时间结构下，日常生活动作重复、节奏迟滞、内容单调，个体对未来缺失可掌控的确定性，只能在漫长守望中消磨情绪与意志。“孤城”意象具备极强感染力，它展现边地的空间孤悬，也暗含时间停滞的审美内涵，城池长久伫立在荒凉天地间，见证戍卒年复一年的坚守与失落，将“不得归”的情绪积淀为深层的心理阴影。

诗歌里的时间延宕多借助季节轮替、昼夜交替、节令触发等方式持续放大，秋风、寒月、夜色、边声等意象反复出现在诗句中，形成循环往复的时间感知模式，戍边者始终困在无尽的等待里。时间不再是通往团聚与终结的线性过程，化作持续加重孤寂体验的情绪载体。归期未定催生的情绪，不单是忧愁，还有希望慢慢耗散后的沉郁与苍凉。诗人以“孤城”这一核心意象，将漫长征戍里的时间压力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，读者能真切体会边地生活中迟滞时间营造的压抑氛围。戍边孤独跳出瞬间感发的范畴，化作长期守望里层层积压的复杂情绪形态。

（三）多重意象交织下的孤寂强化

唐代边塞诗不靠单一意象承载情感，“孤城”常与各类边地景物组成复合意象系统，彼此映衬持续加深戍边孤独感。落日、羌笛、寒月、朔风、黄沙、烽火等意象自带边塞特质，在诗歌结构里分饰视觉渲染、听觉触发与氛围营造的角色。这类景物与“孤城”相伴出现，城池孤悬的状态跳出静态画面，被纳入多维感官构成的场域之内。诗人不直接言说内心孤寂，借意象群的相互配合，让孤寂情绪在景象交织间自然流露。这类创作手法契合中国古典诗歌意境建构、情景互渗的艺术特质，提升边塞诗的含蓄韵味与艺术感染力。

多重意象的组合会催生情感增幅的效果，视觉层面的荒寒、听觉维度的凄清、动态场景里的紧张感，一同推动“孤城”从空间符号转为情绪核心。羌笛可勾起乡思，落日暗含时光流转，寒月加深夜境清寂，烽火警示战事威胁常在，意象间语义相互呼应，将孤独感从个体心理体验延展为整体审美氛围。读者品读时感受到的并非零散景致，而是外部环境、战争现实与内心情绪交织而成的复合型抒情场域。这般意象网络让“孤城”拥有更足的表现密度，戍边者的寂寞、忧思与无依感被推至更深的艺术表达层面。

三、孤城意象的审美转化与情感凝练

（一）个体情感向群体经验的延伸

唐代边塞诗中的“孤城”意象并非囿于单一诗人或戍卒的私人情愫，长期的诗歌书写使其逐步实现从个体抒怀向群体经验的延展。诗人直面边地荒寒、军旅困顿、归期渺茫的现实，初始多描摹个体生命承载的孤寂、忧思与沉郁，反复书写中，这份情感逾越个人际遇范畴，承载起更为广博的戍边群体心境。“孤城”以凝练的空间形态与鲜明的情感指向，具备强烈的典型化特质。它可容纳个体内心波澜，亦能概览众多边塞人物共历的精神境遇，成长为兼具普遍性的情感符号，彰显边塞诗抒情表达的集体记忆属性。

这一延伸过程, 映现古典诗歌“个体经验公共化”的审美规律, 边地将士虽身份、阅历、驻守地相异, 却共受离乡久戍、战阵威胁、生活寡淡的现实重压, 令“孤城”意象成为群体心理结构的集中投射。诗中的孤独未囿于私人情绪, 在共通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社会性内涵。经由“孤城”这一中介, 个体感伤转化为边塞群体的普遍情绪认同, 读者感知的不止某一时刻的个人喟叹, 更是一代戍边者共通的生命回响。“孤城”遂在边塞诗中拥有超越个人叙事的表现力, 将零散的情感体验, 凝练为兼具历史厚度与群体特质的抒情表达。

(二) 空间象征中的情绪深化机制

“孤城”在唐代边塞诗中的艺术价值, 体现在边地城池的现实描绘与空间象征系统的构建中, 诗歌中的空间非中性客观存在, 而是经审美筛选与情感投射形成的意义载体。“孤城”多坐落于偏远险峻的封闭之地, 自带鲜明边缘性, 为情绪承载提供稳定结构^[1]。诗人把孤独、忧惧、思归等复杂情绪附着于城池之上, 让“孤城”从物理实体蜕变为象征符号。空间意象非单纯景物背景, 更是参与情感生成的重要媒介, 接受这一意象时, 读者会借城池的孤立感知人物精神困顿, 完成外部空间到内部情绪的联想转化。

诗学机制层面, “孤城”可深化情绪表达, 核心在于其较强的隐喻功能与结构整合能力。既借封闭空间强化人物压抑感, 又凭边地空旷外景放大内心虚空, 形成鲜明的“空间同构”现象。城池愈是稳固静止, 戍边者的精神波动愈突出; 四野愈是辽阔荒寒, 个体存在的渺小感愈清晰, 这种空间反向激活情绪的方式, 让诗歌无需直白抒情也能拥有深沉感染力。“孤城”非简单视觉对象, 而是边塞诗中完成情绪递进与心理深化的重要装置, 借象征化处理让戍边孤独拥有更丰富层次与更持久审美回响。

(三) 边塞诗意境中的孤独凝聚与升华

唐代边塞诗运用“孤城”意象, 未停留在孤独情绪的直接陈述, 而是通过细腻入微的意境营构, 实现情感的高度凝聚与审美层面的深度提升。边塞诗向来侧重情景交融、意象会通, 诗人常将边地的苍茫戈壁、萧瑟草木、凄厉边声, 连同戍边将士的寒夜值守、风

餐露宿、思归无门, 以及自身的孤寂心绪, 一同融入统一的艺术场域, 让“孤城”稳稳成为整个意境的核心载体。孤独在这里不再是单纯的私人苦闷, 而是在无垠的苍茫天地、彻夜不息的冷寂边声和四下弥漫的肃杀气氛中, 被重新梳理、组织后的深层生命情绪。诗歌将荒远辽阔的边地空间与静默矗立的城影巧妙并置, 让戍边者的孤寂感从日常琐碎经验, 慢慢升华为带有深刻哲理意味的生命叩问与真切感受。“孤城”所凝聚的不仅是边地生活的颠沛艰辛、寒夜难眠, 更是人在极端恶劣的自然与战争环境中, 独自面对自我本心、漫长历史与未知命运时, 所产生的震撼心灵的精神震动。

这种升华从不是对戍边苦痛的消解与回避, 而是让这份孤独获得更高层次的审美表达与更为厚重的情感底蕴。诗人在边塞书写中, 常将沉郁的乡愁、苍凉的境遇、悲壮的坚守等复杂情绪, 巧妙熔铸于同一意境, 使“孤城”既显清冷孤寂之态, 又暗藏将士们的坚忍不屈; 既真切描摹无依无靠的艰难处境, 又鲜明展现誓守边疆的坚定意志。孤独也因此褪去消极底色, 被赋予独特的人格力量与厚重的历史重量。读者透过这一意境, 感受到的不只是戍卒深夜里的无声哀伤, 更有边地生命在重重困厄中依然保持自持、坚守初心的可贵精神品格。

结语:

围绕唐代边塞诗中“孤城”意象的分析, 从空间构建、情感表达及审美转化层面, 揭示其对戍边孤独感的集中呈现。梳理城郭形象、心理隔绝与意象交织, 可见“孤城”是边地现实的写照, 也是情绪凝练的重要载体。诗歌中反复运用这一意象, 将个体经验升华为群体记忆, 在意境建构中深化情感。“孤城”也成为理解边塞诗精神内涵与艺术特色的关键切入点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李娜薇. 唐代边塞诗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其历史价值 [J]. 中原文学, 2025, (21): 78-80.
- [2] 刘聪聪. 唐代凉州诗歌研究 [D]. 渤海大学, 2024.
- [3] 张思桥. 疆域巨变与唐宋诗风——以“边塞”为中心的考察 [J].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, 2023, (01): 95-122.